



必需品专卖店

[美] 斯蒂芬·金 著 吴黄岗 胡云惠 译

STEPHEN KING NEEDFUL THINGS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需品专卖店

〔美〕斯蒂芬·金 著 吴茵茵 胡云惠 译

STEPHEN KING NEEDFUL
THING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必需品专卖店/(美)金著;吴茵茵,胡云惠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斯蒂芬·金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1167-1

I. ①必… II. ①金… ②吴… ③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124 号

Needful Things

Copyright © Stephen King, 199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6581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任 战

封面设计: 陈 晔

必需品专卖店

[美]斯蒂芬·金 著

吴茵茵 胡云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69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8.5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1167-1

定价:58.00 元

目录

第一部	欢庆开张日	9
第二部	超级大富翁	273
第三部	一切终将消逝	461

你来过这儿。

你当然来过这儿，开什么玩笑，我对人啊，过目不忘。

来来来，让我握握你的手！告诉你，我还没看清你的脸，光看你走路的样子就认出来啦。你今天回城堡岩来，可真挑对日子啦。咱们这小镇不赖吧？不久打猎季节就要开始，那些笨蛋进了森林，对着会动又没穿亮橘色背心的东西乱射，不把彼此打死才怪。接下来就是下雪下冰雹，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啦。现在是十月，在城堡岩啊，十月想待多久，我们就让它待多久。

我看哪，一年当中最好的就是十月。这里的春天也不错，不过跟五月比起来，我还是喜欢十月。夏天一结束，缅因州西部几乎就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那些在湖边和景观丘上有别墅的人都回纽约和麻省了。镇上的本地人每年看着他们来来去去——你好，你好，你好；再见，再见，再见。他们来是不错，把城里的钱都带来了，不过他们离开也很好，把城里的烦恼也带走了。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恼人的事——能不能跟我坐一会儿啊？来这演奏台阶上坐吧。这里太阳晒得可暖和哩，而且是在公共广场的正中间，可以把镇上看得一清二楚，小心裂掉的木头刺人就是啦。这木头台阶实在该打磨打磨再重新上漆，这可是休·普利斯特的分内事，只不过他还抽不出空来。告诉你，他酗酒呢，这也不算什么秘密。咱城堡岩也不是说守不住秘密，只不过得费很大的劲儿，可是大伙儿都知道，休·普利斯特早就不想费什么劲儿了。

你说啥？

噢！那个呀！哎呀，老弟，那设计得可真棒呀，你说是不是？镇上到处贴着那些传单！我看大多是万达·亨普希尔亲自贴的（她老公是唐，亨普希尔超市就是他开的）。把那柱子上的撕下来给我看看。这有什么好怕的，大家本来就不该在公共广场的演奏台上乱贴传单呀。

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骰子与恶魔”这几个大字就印在最上面，不仅红得醒目，还冒着烟，人家还以为是从地狱限时专送寄来的呢！哈！我看要是有人不知道咱们这小地方闷得要命，还以为我们堕落到极点了。

不过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种小镇，事情常常一发不可收拾。我看这次啊，威利牧师肯定要出什么怪招，这我敢打包票。这种小镇上的教会……这个嘛，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大家生活上是不得不有个交集，不过心里早就看彼此不顺眼。相安无事一阵子，嘴巴闲不住就吵起来了。

不过这次闹得可大了，大家几乎反目成仇。跟你说，天主教徒打算在咱们小镇另一头的哥伦布骑士会堂办个什么“赌场之夜”。我记得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赢到的钱要拿来付教堂屋顶的翻修费。你看，那就是静水圣母堂，要是你从景观丘那头过来，一定会经过。很小的教堂吧？

“赌场之夜”是布理格姆神父的点子，不过采取行动的是伊莎巴拉妇女会的成员，其中最积极的就是贝齐·维盖。我看哪，她是想穿上让她身材毕露的黑色洋装，打扮得妖娇美艳，去当二十一点的发牌员或去转个轮盘，然后跟面前那些赌客说：“请下注，各位先生女士，请下注。”哎呀，我看哪，她们这些妇女会的主要是想秀一下。这倒也无伤大雅，不过好像有那么一点儿不正当。

威利牧师可不觉得这无伤大雅，他和他的教民都觉得这简直是伤风败俗。威利牧师其实就是威廉·罗斯牧师，他从来就看布理格姆神父不顺眼，神父也不怎么喜欢他。（老实说，把罗斯牧师叫成“汽船威利”就是从布理格姆神父开始的，这点威利牧师也清楚。）

这两个巫医早就结下梁子，不过这次“赌场之夜”的事，严重到两方大火拼哪！威利听说那些天主教徒打算在哥骑会堂赌上一晚，气得他那小尖头都快冲破屋顶啰！“骰子与恶魔”的传单可是他自掏腰包印的，不过到处张贴的是万达·亨普希尔和她那群做针线活的姊妹。这下完了，现在天主教徒和浸信会教友唯一能交谈的地方，就是我们小周报读者来函那栏，他们互打笔仗，炮火猛烈，还诅咒对方下地狱呢！

你看那边就知道我说什么了。那个刚从银行出来的是纳恩·罗伯茨，纳恩餐馆就是她开的。我看哪，自从梅里尔老爹翘了辫子，去天上的大跳蚤市场做买卖后，她就变成镇上的大富婆啰！而且早在赫克托还是个傻小子的时候，她就加入浸信会了。从另一头过来的是大块头阿尔·金德伦，他啊，可是个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徒，连教皇跟他比起来都还像个犹太教徒呢！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爱尔兰人约翰尼·布理格姆神父。来来来，你瞧个仔细！有没有看到他们下巴抬得老高啊？哈！这不是很可笑

吗？我敢跟你打包票，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温度肯定降了二十度。就像我老妈常说的，当马乐趣最多啦，当人也还算好，可人就是不让彼此好过。

来，你看那边，有没有看到那台警车？就停在录影带出租店附近的人行道旁，看到没？里头坐的是约翰·拉普安特，他负责取缔超速——你也知道，镇中心是慢速行驶区，尤其是放学的时候更要注意——不过呢，你用手遮遮阳光，仔细瞧瞧，就会发现他其实在盯着皮夹里掏出来的照片。我这里是瞧不见，不过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就像我知道我妈的娘家姓一样。那差不多是一年前在弗赖堡办的州博览会上，安迪·克拉特巴克帮约翰跟萨莉·拉特克利夫拍的照片。照片上，约翰一手搭着萨莉，萨莉手上抱着约翰在射击场赢到的玩具熊，两人笑得嘴都快裂开喽！不过就像他们说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萨莉跟高中体育教练莱斯特·普拉特订了婚，他们俩都是浸信会的死忠信徒。萨莉跟人跑了，约翰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有没有看到他叹气啊？我看哪，他把自己搞得快得忧郁症啦！男人哪，只有还爱着（或自以为爱着）某人的时候，才可能叹那么长一口气。

纷争啊烦恼啊大多是些平凡无奇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全是些鸡毛蒜皮。我来给你举个例子。那个正走上法院大楼台阶的家伙看到没？不不，不是穿西装的那个，穿西装的是咱们镇长丹·基顿。我说的是另一个，那个穿工作服的黑人，叫埃迪·沃伯顿，在镇公所当夜班管理员。你花个几秒钟留神他的动作。你瞧瞧！看到他爬上台阶顶端，在那儿看着街上没？我敢跟你打包票，他百分之百是在看桑诺可修车站，那是桑尼·贾基特经营的。自从埃迪两年前把车送去他那边检查变速器出了什么毛病后，两人就成了死对头啦！

那部车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是台本田思域，这倒也没什么稀奇，不过对埃迪来说可是意义重大，因为那是他这辈子头一台全新的车，不过那也是他最后一台。可是呢，桑尼不只乱修一通，还乱开价，这是埃迪说的。那桑尼又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姓沃伯顿的只是想仗着他的黑皮肤乱砍修理费。你应该知道他们接下来会闹到哪里去吧？

所以呢，桑尼·贾基特把埃迪·沃伯顿带到小法庭，他俩先是在审判室里开骂，然后到了外头走廊又继续大吵。埃迪说桑尼骂他是笨黑鬼，桑尼怎么回嘴？他说他可没叫埃迪黑鬼，不过他很笨是没错。结果呢，他们

俩还是不甘心，怎么说呢？法官要埃迪交出五十块钱，可是埃迪说五十块钱高得不像话，桑尼则说这根本不够。接下来，就听说埃迪的新车因为电路出了问题起火，最后被丢到五号市镇路上的废弃场。现在埃迪开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奥兹莫比尔，还会漏油呢！埃迪老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鬼，尽管桑尼·贾基特矢口否认。

哎呀，当马乐趣最多，当人也还算好，可是人就是不让彼此好过。在这大热天里跟你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快受不了啦？

这些不过是小镇上的是非——不管是培顿园、葛洛弗角，还是城堡岩，都是大家吃个派、喝个咖啡、东家长西家短的，如此罢了。那是斯洛皮·多德，一个人孤零零的，因为其他小孩都笑他讲话结结巴巴。那是默特尔·基顿，要是她看起来有点寂寞，有点失魂落魄，好像恍恍惚惚不太清楚自己在干吗，那是因为她老公（刚刚爬上法院大楼台阶，在埃迪后面的那家伙）这半年多来变得跟平常不太一样。看到她眼睛肿成那样没？我猜那是哭肿的，要不然就是没睡好，也可能两个都是，你觉得呢？

那位呢，是莱诺雷·波特，打扮得光鲜亮丽，肯定是要去西方连锁店，看看她的特殊有机肥料来了没。那女人在她家四周种的花，比卡特那鼎鼎大名的药商生产的振肝丸还多呢！她对那些花得意极啰！不过呢，她在咱们镇上的妇女圈里却不怎么受欢迎——她们觉得她眼睛长在头顶上，因为她会种花，又戴着变色珠串，还烫着一头波士顿式的卷发，听说烫一次要七十块钱呢！既然我们只是在演奏台阶上乖乖坐着，我就跟你说个秘密：我觉得她们说得有理。

我猜你会说这些事也够平常的了，不过城堡岩的麻烦呀，不全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这点我可要跟你老实说。大家都还没忘记弗兰克·多德，他是专门护送小学生过马路的警察，十二年前发了疯，杀了那些女人；大家也还没忘记那条得了狂犬病、到处乱咬人的狗，乔·坎贝尔和路上那个老酒鬼就是染上狂犬病丧命的。咱们的好警长乔治·班纳曼也是给这只狗害死的。现在警长换艾伦·潘伯恩当啦，他人是不错，不过镇上的人总觉得他永远比不上大乔治。

雷金纳德·老爹·梅里尔的遭遇也不怎么寻常。梅里尔老爹这吝啬鬼以前在咱们镇上开二手杂货店，叫光荣商店，就盖在对街那块空地上，不久前被火烧得精光。不过呢，镇上有人亲眼看到火灾发生（或自称看

到,不管了),你要请他们在柔虎酒吧喝上几杯啤酒,保准他们会告诉你烧毁光荣商店、夺走梅里尔老爹性命的,可不是场单纯的火灾!

他侄子埃斯说,火灾发生前,他叔叔碰上了某件离奇可怕的事,就像《阴阳魔界》里演的那种。梅里尔老爹翘辫子时埃斯当然不在场;他因为半夜非法入侵,被关在肖申克监狱,当时四年刑期就快服完了(大伙儿早就知道埃斯·梅里尔总有一天会去吃牢饭。他以前在学校,可是咱们镇上最恶劣的小霸王,而且呀,每当埃斯身上套着那金属扣和拉链敲得叮当响的飞车党夹克,脚上穿着鞋底有防滑钉的机车靴,咔嗒咔嗒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大群小孩赶忙跨街,离他愈远愈好)。

可你知道吗,大家相信他的话呢!也许梅里尔老爹火灾丧命真有什么蹊跷也说不定。不过说得这么离奇,也可能只是让大家在纳恩餐馆喝咖啡吃苹果派时,又多个话题可以七嘴八舌。

我看哪,这里跟你的家乡是差不多啦!大伙儿不是被教派间的疙瘩搞得热血沸腾,就是暗恋某人,再不然就是藏着什么秘密,或跟谁结下梁子……甚至有时候会来个恐怖故事,就好像梅里尔老爹死在自己杂货店的事,不管那传说是不是真的,至少都让沉闷的日子有了点生气。

城堡岩美好宜居,你快到咱们镇上的时候,路旁不是有个标志吗?上面就这么写的。阳光照在湖上和叶子上都非常美,天气晴朗的时候,你登上景观丘顶,就可以直接看到佛蒙特州。

那些夏天来度假的城市佬总为星期天报上的内容争个不休,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有时候是连续两晚),柔虎酒吧的停车场偶尔也会有人打架闹事,不过这些城市佬总会回到城里去的,所以酒后闹事也总会结束。

城堡岩一直都是个好地方,要是有人有什么不快或伤痛,你知道我们会怎么说吗?我们会说“这男人会看开的”或是“这女人会没事的”。

就拿亨利·博福特来说,他很讨厌休·普利斯特每次喝得酩酊大醉就猛踢点唱机……不过亨利总有一天会看开的。

维尔玛·耶日克和妮蒂·科布两个是死对头……不过妮蒂总有一天会没事的(应该是),而对维尔玛来说呢,生气本来就是她生活的一种方式。

潘伯恩警长的妻小都不在了(两人是车祸而死),他到现在还在哀痛,亲人死去当然很惨,不过他终究会看开的。

波莉·查默斯的关节炎没有好转,其实还慢慢恶化。她可能好不起来,不过她会学会忍受的。毕竟那么多人都忍过来了。

我们不时会起个小冲突,不过大多时候也都相安无事。可是啊,现在不同喽!我的朋友,现在我要告诉你真正的秘密了;我一看你回到咱们镇上就叫你过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我看呀,真正的大难要临头啦!

我闻到了,这次的麻烦就像这个季节不该有的暴风,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雷电闪烁着呢!浸信会教友和天主教徒为了个“赌场之夜”争来辩去,可怜虫斯洛皮讲话结巴被其他小孩嘲笑,约翰·拉普安特对萨莉念念不忘,潘伯恩警长伤心他逝去的妻小……我看哪,这些跟即将来临的大难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啊!

看到主街上面朝我们这儿的那栋房子没?光荣商店那块空地再往上数三家,看到没?前面搭着绿色遮阳篷的那个?对,就是那家。

还没开张,所以窗户全都涂上了肥皂。“必需品专卖店”,牌子上是这么写的——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就是这点让我觉得不妙。

看那边。

再看主街一眼。看到那男孩没?推着脚踏车那个,好像正在做着天下最甜美的白日梦,看到没?朋友,你好好看着他。我猜他就是祸首。

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但你留神那男孩,还有,在镇上待一阵子再走好吗?情况不妙啊!要真有什么事发生,有个人见证也比较好。

那个推着脚踏车的男孩我知道,或许你也认识,叫布赖恩什么的,他老爸好像是在牛津郡或南巴黎市卖墙板门板的。

听我的话,好好注意他,留心每一件事。你到过这儿,不过情况就要变了。

我知道。

我感觉得到。

暴风就要来了。

第一部

欢庆开张日

第一章

1

小镇上，新店开张可是个天大的消息。

不过对布赖恩·鲁斯克来说，新店开张没那么重要；但其他人，像他母亲就觉得这是天大的事。过去一个多月来，布赖恩不时会听母亲跟她的好姊妹迈拉·埃文斯在电话上大谈此事（母亲说这不算聊八卦，聊八卦是坏习惯，她可没这种恶习）。这家新店承租了一栋学校管理的老建筑，以前是西缅因房地产与保险公司的店面，关门大吉后，学校再度对外出租，结果马上有人看中，而且当天就派了第一批工人来，他们一直忙着装修到现在。没人清楚他们在里头搞什么鬼，只知道他们先装了一大片展示窗，再后来把玻璃抹上肥皂，好让外头看不到里面。

两星期前门上出现了一个牌子，用条细绳挂在透明的塑胶吸盘上。

即将开张！

牌子这么写道。

必需品专卖店 新型商店

“你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定又是家古董店！”布赖恩的母亲科拉·鲁斯克跟迈拉这么说。当时她歪在沙发上，一手拿着电话，另一手把裹着巧克力的樱桃往嘴里送，一边观赏电视节目《恩怨情天》。“不过又是家古董店罢了，净卖些假的美国早期家具，不然就是发霉的老式电话，你等着瞧好了！”

新店面的展示窗安装好并抹上肥皂后，布赖恩的母亲很快就跟迈拉在电话上这么说。布赖恩听她如此斩钉截铁的语气，理当认为这个话题

就此结束，不过他深知母亲的推断和臆测永无止境，就像《恩怨情天》和《杏林春暖》剧中人物的问题一样层出不穷，因此没有哪个话题有真正结束的时候。

上星期，吊在门上的牌子改了第一行字：

十月九日正式开张——朋友相约一道来！

布赖恩对于这家新店的兴趣，虽然没有他母亲和一些老师来得大（他在城堡岩中学念书，轮到他帮教职员室跑腿送信的时候，曾听到里头的老师七嘴八舌地谈论此事），不过他已经十一岁，而正常的十一岁男孩对什么新鲜事都感兴趣。此外，这家店名深深吸引了他。“必需品专卖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星期二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看到牌子上的第一行字变了。每星期二下午他总会晚一点回家。布赖恩天生兔唇，虽然他七岁时做过手术矫正，但还是得接受语言治疗。每当有人问起，他总是坚决表示痛恨这个疗程，但事实刚好相反。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的老师，拉特克利夫小姐，而他一整个星期都在等待这堂特教课的来临。星期二的正规课程仿佛有一千年那么长，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两小时，他不禁又兴奋又紧张地期待着。

特教班上除了布赖恩之外，只有另外四个学生，他们和布赖恩住在镇上的不同区，这点他很高兴。与拉特克利夫老师共处一小时后，他开心得只想独自回味这段美妙时光。因此每星期二傍晚时分，他喜欢推着脚踏车慢慢回家，一边幻想着拉特克利夫小姐，一边走在十月斜阳西照、金黄秋叶飘落的路。上。

布赖恩沿着主街走过三个街口，街对面就是公共广场。那天他看到新店的牌子上写着即将开张，于是走到门前，伸着脖子，希望能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看是什么东西取代了那家房产与保险公司的笨重书桌和亮黄色墙壁。不过他的好奇心没能得到满足，因为门上的玻璃窗早已装上帆布卷帘，整片拉了下来。布赖恩只能看到自己的脸反映在卷帘上，以及遮住眼睛两侧光线的双手而已。

十月四日星期五，城堡岩周报《呼唤》上登了一则那家新店的广告。广告框故意弄成花边，文字下方画着一对天使，背对着背吹着长喇叭。广告内容跟吊在吸盘上的牌子没什么两样：店名是“必需品专卖店”，十月九

日早上十点开张,当然还有“你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句话。“必需品专卖店”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仍是半点线索也没有。

这似乎把科拉·鲁斯克给惹火了,火大到足以让她破例在星期六早上打电话给迈拉。

“听他的呢!我就是要相信我的眼睛怎么样!”她说,“那些说是两百年的古董床,床架上竟然盖着‘纽约罗彻斯特制造’这几个字,谁要愿意低个头,把床罩的荷叶边掀开一点都看得到。要是我看到了,老娘我可是会非常相信我的眼睛!”

科拉一边听迈拉说话,一边从绅士牌花生罐里掏出花生,一次两颗三颗地往嘴里送,咯吱咯吱快速嚼着。布赖恩和弟弟肖恩正坐在客厅地板上看卡通片。肖恩完全融入蓝精灵的世界里,布赖恩虽然看着那群蓝色小人,一只耳朵却听着母亲的话。

迈拉讲得一针见血,让科拉·鲁斯克更是斩钉截铁地大声说:“就是说嘛!一定是漫天开价,净卖些发霉的古董电话!”

昨天是星期一,布赖恩一放学就跟两三个朋友骑过镇中心,经过那家新店对面。布赖恩看到店前多装了一顶深绿色遮阳篷,前缘写着“必需品专卖店”这几个白色的字。裁缝店老板波莉·查默斯正站在她店门前的人行道上,两手撑着她令人艳羡的纤臂,一副既困惑又欣赏的表情望着那顶遮阳篷。

布赖恩对于遮阳篷略有所知,也相当喜欢。这是主街上唯一真正的遮阳篷,使这家店看起来与众不同。“别致”一词不是布赖恩平常会用的,不过他一看到那顶遮阳篷,就马上认定城堡岩再没有第二家店比得上,那好像只在电视上才看得到,结果让对面的西方连锁店显得土里土气,失色不少。

布赖恩回到家时,母亲正歪在沙发上看《恩怨情天》,一边吃着小戴比奶油派,喝着健怡可乐。他母亲观赏下午的电视节目时,总是喝着低卡汽水。布赖恩想不通,既然吃着高热量的奶油派,喝低卡汽水又有什么用?不过如果他真开口问的话,可能就要遭殃,惹得母亲对他大吼大叫,而她开始咆哮时,赶快找地方躲才是上策。

“嘿,妈!”布赖恩把书丢在料理台上,从冰箱取出牛奶,“你知道吗?那家新店装了遮阳篷呢!”

“什么？”她的声音从客厅飘了过来。

布赖恩倒了牛奶后走到厨房门边。“遮阳篷！”他说，“主街上那家新店。”

科拉坐起来，连忙摸出电视遥控器，按下静音按钮。屏幕上，《恩怨情天》的阿尔和科琳娜继续在他们钟爱的圣巴巴拉餐厅里，谈论圣巴巴拉市的恩怨情仇，不过现在只有会读唇语的人才知道她们到底在讲什么。“有没有搞错？”她问，“‘必需品专卖店’那家店？”

“嗯，”布赖恩应了一声，喝了口牛奶。

“喝东西不要发出声音，”她边说边把剩下的点心塞进嘴里，“听起来很恶心！跟你说多少次了！”

跟你叫我嘴巴有东西时不要讲话的次数一样多。布赖恩是这样想，不过什么也没说。他年纪还很小时就学会了克制回嘴的冲动。“妈，对不起。”

“什么样的遮阳篷？”

“绿色的。”

“板还是铝？”

布赖恩的父亲在南巴黎市的狄克·派里墙板门板公司当销售员，因此他知道母亲在问什么，不过那家店的遮阳篷如果是那种材质做的，他就不太可能注意到了。金属板和铝片制的遮阳篷在城堡岩相当普遍，大半住家的窗上都装。“都不是，”布赖恩回答，“是布的，应该是帆布吧。那篷子凸出来，下面都晒不到太阳。篷子是圆弧形的哦，像这样。”他小心地用手比出半圆形，免得把牛奶泼出来，“店名就印在篷子上面，超赞的！”

“哼，要命哦！”

这是科拉兴奋或恼怒时最常讲的话。布赖恩小心翼翼地后退一步，以防后者的情况发生。

“妈，你觉得那是什么店？会不会是餐厅呀？”

“不晓得。”她边说边伸手去拿茶几上的公主电话机，但这过程可没那么顺利，她得先把肥猫史基伯赶走，再把《电视周刊》和一大瓶健怡可乐移开。“不过听起来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店。”

“妈，‘必需品专卖店’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像——”

“布赖恩，现在别烦我，妈妈在忙。面包盒里有巧克力派，只能吃一